

谈艺录

改编也是富于想象的艺术创造

毛时安

近年来,优秀文学作品成为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成功改编的富矿,涌现了许多新力作。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装台》在不少观众心中激起阵阵涟漪;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繁花》播出,成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吸引一些年轻观众跨城“追剧”;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生命册》等,受到观众的欢迎。

文学经典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不断地改编,甚至可以写一部“艺术改编史”。仅以交响乐这一艺术门类为例,就有由文学改编的《天方夜谭》组曲、《仲夏夜之梦》序曲,也有从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改编的交响诗。改编的优势,是有可依赖的、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母本”。改编和原创一样,是需要高度想象力参与的艰苦的艺术创造。改编的难度,在于如何摆脱“母本”对作者再创作的束缚,从而创造出独具艺术感染力的新的艺术文本。

改编,是致敬经典、理解经典,与经典深入会心的对话。面对经典,改编者须得吃透原作,在原作的字里行间探索前行,就像优秀工匠面对璞玉一般,反复打磨,然后小心翼翼地取舍增删,根据艺术逻辑进行重构,对保留下来的精华篇章,予以光彩照人、激动人心地放大。

改编的难点之一,在于不同艺术样式拥有的空间、篇幅不对等。以长篇小说为母本改编的各类舞台剧,前者篇幅偏长,后者受制于几个小时上下的演出时长,改编中必须考虑舞台空间再现小说场景的限制。有的

在篇幅上做减法,使空间相对集中。比如,面对120回鸿篇巨制的小说《红楼梦》,越剧《红楼梦》改编者将目光聚焦宝黛的爱情悲剧。话剧《四世同堂》将钱、冠、祁三家的戏剧冲突提炼为三幕戏,而把小羊圈胡同人们的命运沉浮作为话剧的“概括性引述”。将《四世同堂》改编为三四十集的电视剧,又需要在原著上做加法,以更具质感的细节和吸引观众的情节,丰富小说留下的空白。

改编的难点之二,是不同艺术本体之间的转换。文学阅读的魅力,在于文学语言触发的阅读和想象的乐趣。读者借助文字媒介,依靠想象力的参与,对艺术形象和故事场景进行再创造,自由而充满个性。在剧场进行的“戏剧阅读”,是在演员现场表演和观众现场观看的公共艺术场域中进行的,它以表演为中心,综合舞美、灯光、服装、道具、音响、多媒体等舞台手段,立体且具象。影像或者舞台艺术的魅力,除了剧本台词的文学性,还要借由演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功力来展示。

改编,本质上是新文本对元文本的二度创作,是不同艺术本体间创新性的转换。在艺术转换中,力求焕发新的审美发现的光彩,传递给观众艺术享受的美感。

改编成功与否,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如何提炼、升华作品的思想内核,回应大众的精神需求。

《繁花》不只是阿宝一个人的故事,同时是一座城、一个时代的故事。小说中的“时代”是藏而不露的潜流,不显山不露水地“浸润”着人物。上世纪90年代初,一无所有的阿宝,在短短的10年里,变成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更需要时代赋予的机

遇。为了让小说中1000多个“不响”“响”起来,导演先做减法,把小说中阿宝、沪生、小毛3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变成了阿宝的独角戏,又减掉角色的一些童年往事,将故事焦点集中于上世纪90年代。然后做加法,让阿宝轰轰烈烈地“响”起来。时代的变迁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改变,也改变了许多上海人的命运,阿宝就是其中的代表。

话剧《平凡的世界》继承了小说原作的精神,以现实主义独有的宏阔丰厚、复杂和粗粝,回应了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话剧高度浓缩小说的基本内容,保留基本的人物关系。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不甘平庸落后的生活,在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他们向往追求着有精神价值、有尊严的生活。这里有黑面馍和兑水菜汤度日的贫穷、煤窑压倒脊背的困苦,也有黄土地上挥汗如雨的劳动,而角色心中的希望则像一束火光贯穿始终。孙家兄弟改变自己命运所必需的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气概和精神,穿越时光而具有永恒的力量。

艺术要热情回应大众的精神需求,回答时代迫切的提问,提供走向未来的精神定力。观众对于改编后新作品的热爱,来自改编者对时代语境的理解。

其次,如何强化、扩展艺术的本体魅力,以满足时代的审美需求。回应大众的精神需求必须是艺术的、审美的,而不是空洞的、教条的。改编者要面对当下观众新的审美需求。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同名电影,为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力图用现

代舞集民族舞、芭蕾、街舞等于一体的肢体语言,展现李侠、兰芬热爱家国、献身理想的信念。舞剧中,既有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勇毅,又不乏人性的柔情似水,交通员小学徒的牺牲与小卖花女的悲痛,都直接触动观众的内心深处。舞剧大胆改编戏剧冲突的情景,突出弄堂、石库门、裁缝店、黄色车等元素。在悬疑、惊险的谍战剧的结构中,舞剧以“倒带”的叙事,在李侠眼前重现中共地下党接头点裁缝店遭破坏的情景。李侠牺牲前,是夫妻二人对往事甜蜜而伤感回忆的多时空交错的段落呈现。舞剧主演不但舞姿飘逸优美,而且洋溢着青春气息。“渔光曲”舞段中舞者手持蒲扇的翩然起舞,等等,都以优美的舞台语言,生动地诠释着主题。

话剧是“活的艺术”,以“说话”推进戏剧,以“说话”的感染力打动观众。话剧《北京法源寺》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3个小时,空前密集的台词和大段沉思性独白,再现了戊戌变法的10天中在法源寺展开的那场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谭嗣同、梁启超等以全新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以独有的艺术呈现,努力完成了当代话剧的审美表达。

巴金晚年回忆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时,欣然肯定其写出了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流淌出来的。改编和原创一样,艺术家只有把心紧贴在大地上,才能听到大地心跳的声音,才能让改编后的作品抵达观众心灵最柔软深处。

改编,也是富于想象的艺术创造。(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观众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游览。河北省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供图

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

赵德汝

每年的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今年“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落地河北省廊坊市,由国际戏剧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百姓戏剧”是今年活动的主题,国内外戏剧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戏剧艺术的魅力,倡导百姓编戏、百姓演戏、百姓看戏。从戏剧发展的角度看,“百姓戏剧”的理念既指出戏剧艺术发展的目标,激发戏剧创作和演出市场的活力,也充分体现了戏剧和生活的密切关系。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今年“世界戏剧日”的活动主场地之一。这里每天最多有21场沉浸式演出,从室内到室外,剧场表演融合艺术与技术,通过戏剧的各种形式,传统的、创新的、实验性的,为观众提供不同的艺术体验,用戏剧语言和中国式的审美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让更多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近戏剧、体验戏剧、讨论戏剧。

今年“世界戏剧日”,大家普遍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有3个。一是戏剧具有沟通人心、激发想象的作用。戏剧面对的讲述对象是人,讲述的也是人的故事,聚焦人们的精神世界。好的戏剧故事具有情感力量,能激发丰富的艺术想象,把人们的心灵连接在一起。2024年春节期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青蛇》(高清修复版)以线下展演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开票即售罄,并连续加演。回忆十几年前创排这部经历,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感慨颇深:“在与国外艺术家的合作中,我发现审美感觉是相通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舞美设计师、灯光设计师赋予墙面、地面、水等丰富的寓意,用舞台上的水雾营造烟雨蒙蒙的西湖景象,用创新的舞台手段,讲述古老浪漫的爱情故事。

二是戏剧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媒介。戏剧就像生活的一面镜子,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传递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思维观念。借由戏剧,人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之处和相似之处,相互理解和尊重。根据艺术发展规律推陈出新,才能不断焕发戏曲新的生命力。锣鼓喧天,乐曲悠扬,从梅兰芳开始,一代代中国艺术家将戏曲推广至海外。鲜活的案例不胜枚举。跌宕紧凑的剧情、诙谐幽默的风格、扎实精湛的表演……2023年,根据莫里哀喜剧作品改编的北京京剧院小剧场京剧《吝啬鬼》赢得好评。创作者对主人公“阿巴贡”进行了创造性、本土化的改编,使角色鲜活地“立”在了京剧艺术的舞台上。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团队策划的“国粹”京剧快闪活动在海外上演。“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唱腔一起,便引起关注,观众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眼前一幕。

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认为,戏剧作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媒介,提供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平台,可以发挥沟通人心的作用。“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戏剧艺术的发展与推广,鼓励更多的艺术家和观众参与到戏剧的创作与欣赏中来。”李树建说。三是戏剧成为青春活力迸发的舞台。进剧场,看好戏,日益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风尚。青年创作者通过引人入胜、引发思考和激发灵感的表演,不断丰富着戏剧文化。近期反响热烈的越剧《新龙门客栈》就是例证,主创团队尝试“沉浸式戏剧”表演模式,让观众与剧中角色互动交流。平均年龄30岁的创作团队,用执着和热情让许多年轻观众渐渐走近越剧、了解越剧。从首演至今,《新龙门客栈》完成了超160场演出,这些青年创作者的创造力和崭新视角,把青春的越剧演给更多人看。正如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所言:“戏剧人要为‘青春之生命力’保持敏锐,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世界戏剧日”让廊坊成为戏剧艺术的园地之一,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由此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

回归高甲戏“大气戏”传统

李晖

无论传统戏还是新编历史剧,以地方戏演绎本地历史人物中的清官廉吏,在如今的戏曲舞台上都不鲜见。近日,由福建省安溪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排演的高甲戏《李光地》作为“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京展演,该剧在选择历史事件、构建人物关系、塑造人物形象、弘扬人物精神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特色。高甲戏作为闽南地方剧种,给人以擅演丑角喜剧的印象,《李光地》是以老生为主的正剧,回归高甲戏“大气戏”的传统,呈现庄重开阔、浑朴端正的舞台风貌。

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康熙年间历任翰林院编修、直隶巡抚、吏部尚书和文渊阁大

学士等职。他一生清正有为、廉洁奉公,这一历史人物本身既有传奇色彩,又有性格光辉,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高甲戏《李光地》紧紧围绕李光地与康熙两个主要人物展开叙事。李光地能体察民情,既惩治贪腐,又勤政爱民。环环相扣的情节,串联起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李光地为官之“难”、为人之“正”、为事之“智”也尽在戏中呈现。

该剧紧凑流畅,舞台调度精准,对手戏的表演细腻,道白论理、言语交锋时动作富有顿挫感,场面动静相宜、虚实结合,颇具传统戏风貌,呈现高度的戏曲化特征。这一出几乎全是男性角色的戏,继承了高甲戏擅演

“审断戏”“宫廷戏”的特点,回归“大气戏”的传统。这出戏行当划分细致,老生行当包含灰三络、黑三络、白三络,各有做派,程式规范,举手投足尽显“威”;小生行当有官生、童生、煞生;丑有官袍丑、老丑等,丑行表演程式丰富。人物出场巧用传统“四念白”,如第二场相爷明珠出场,四句念白即交代其身份,精准刻画人物形象。

该剧充分展示高甲戏传统表演形式又赋予其新意,如下棋论道、测字断案等类型化的桥段,在戏中运用巧妙,与剧情推进紧密相关,又展现鲜明的剧种特色。比如,“下棋论道”一场,舞台天幕中出现棋盘,演员来扮演棋子,对弈与说理的段落由丑角演员扮

演的棋子腾挪跳跃来呈现,令舞台活泼灵动,妙趣横生。“测字断案”一场,“测字”的内容不仅和治理河患的剧情相关,又充分展示高甲戏不同丑行的表演方式。趣味性解说的段落中有不少现代名词被巧妙嵌入戏文,增添了戏剧性。

高甲戏《李光地》对于剧种的守正创新还体现在音乐上。该剧以老生戏为主,在音乐配器方面,按照高甲戏传统,以“暖(南暖)四管”为主,力求避免高甲戏乐队“民乐化”的倾向。戏中有一个贯穿全剧的音乐主题,符合大气、正气的正剧要求。剧中的李光地、康熙都是老生行当,剧中选用高甲戏平时较为少用的、具有性格化音调特征的曲牌,并运用这些曲牌的基本腔和典型腔来行腔,塑造人物宽厚大气、豪迈深沉、潇洒激昂的艺术形象。同时,为符合该剧亦庄亦谐的要求,尽可能保留使用高甲戏常用曲牌与风格。

全剧结尾,一束光照着鞠躬尽瘁的李光地。作为体现反腐倡廉的文艺作品,该剧积极发挥优秀文艺作品引领风尚、教育育人的功能,为廉政题材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环保题材影像创作值得开掘

赵卫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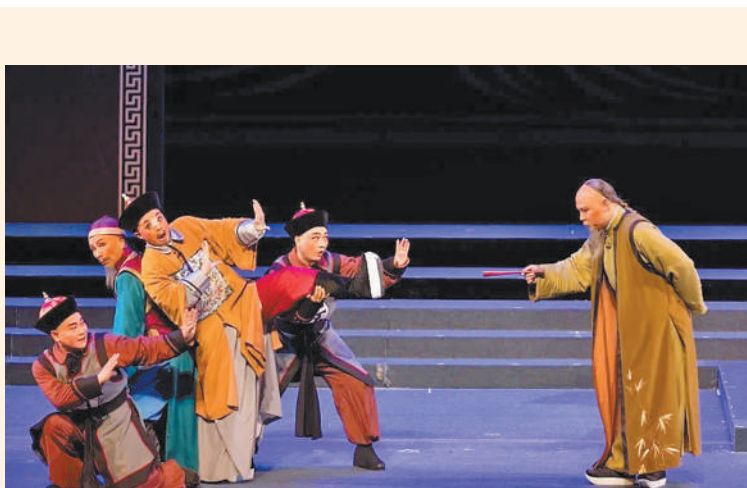
近日,环保题材电视剧《江河之上》播出。该剧艺术化地反映了长江流域环境司法改革和环境资源审判的生动实践,不仅讲述生态环境保护的故事,也将“司法改革”作为全剧主线,通过富有戏剧张力的叙事和较为立体的人物塑造,对“环保”和“司法”两大主题予以艺术诠释,展现了人民法院为筑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屏障做出的不懈努力。

用一桩备受关注的环保事件作为该剧的序幕,戏剧冲突引出跌宕起伏的剧情走向。化工厂爆炸案、村民纠纷索赔案等案件,以平行的叙事结构展开。各个案件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的因素交织联结,如此结构,强化了戏剧张力。这些案件大都取材于现实,有时代特色,又具典型意义。剧中再现了一波三折的审理过程,突出法院现场取证、开展巡回法庭等司法实践场景。环境发生了怎样的问题?法官有哪些法治思考?各个司法单位如何配合?通过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议题,讲述司法工作者打击污染犯罪、维护生态环境、探索司法改革、捍卫人民利益的故事,将相对宏大的主题

潜移默化地融入剧情中,增强剧集的艺术性、观赏性。

电视剧是影像艺术,影像艺术中的人物塑造是否出色鲜明至关重要。作为一部群像戏,《江河之上》塑造的人物比较立体,大都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该剧以20个左右真实案例作为基础。行政审判法官罗远果敢而充满理想,面对事业与情感的坎坷,不放弃对环保事业的坚守。基层法庭庭长耿念工作认真负责、勤勉务实,在面临生活的困境时,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法律人的原则。原本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女法官林海岚尽职尽责,多次化解罗远、耿念等人的家庭矛盾。三位法官角色对维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环保都有执着的坚守,人物形象贴近现实,具有生活质感。对环保有着独特见解的女教授夏未冬、公益律师苏卓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也各具特点,有较强的艺术典型性。

“环保”和“司法”是专业性、话题性很强的领域,对于文艺创作者来说,是值得不断挖掘的题材富矿。当然,如何艺术地将现实题材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影像语言,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高甲戏《李光地》剧照。安溪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供图



电视剧《江河之上》剧照。

电视剧片方供图

艺坛